

點註正文章軌範

官脇通赫補輯

二
四



點註正文章軌範卷之三

宋 疊山謝枋得批撰

明 九我李廷機評訓

日本 南溪宮脇通赫 輯補

小心文

議論精明而斷制。文勢圓活而婉曲。有抑揚。有頓挫。有擒縱。場屋程文論當用此。樣文法先暗記。放膽兩集。下筆無滯礙。便當讀此。

管仲論

蘇老泉 宋蘇老泉



名洵字明允眉山人与二子軾轍來京師一時學者競效蘇氏為文章号老泉又稱老蘇除秘書省校書郎有文集二十卷謚法三卷

管仲相威公霸諸侯攘戎狄功業終其身齊國富彊諸侯不

敢叛管仲死禍賢刁易牙開方用威公薨於亂五公子爭

立其禍蔓延訖簡公齊無寧歲公子武孟公子元公子潘公子商人公子雍公子昭昭立是為孝公故曰五公子樓迂齊夫功之成承接非

成於成之日云文字皆敘事起下面須要接得有力益必有所由起禍之作不作於作之日折亦

必有所由兆斷制故齊之治也借此形吾不曰管仲而曰

鮑叔鮑叔荐管仲及其亂也吾不曰賢刁易牙開方而曰

泉家法東坡

本集八大無
敢字
南溪云此篇
純正雄大義
理明白文亦
盡起伏開闔
之妙
賴山陽云欲
說正意而故
引証故事為
游衍勢是若
泉家法東坡

管仲何則賢刁易牙開方三子文字深彼固亂人國顧其

用之者威公也夫有舜而後知放四凶文氣婉有仲尼而

後知去少正卯彼威公何人也顧其使威公得用三子者

管仲也仲之疾也好思致空青一公問之相呂祖謙云含

破當是時也吾意以論仲且舉天下之賢者此是以對

而其乃不過曰賢刁易牙開方三子非人情此是不可述

而已嗚呼仲以為威公果能不用三子矣乎一段看仲與

威公處幾年矣亦知威公之為人矣乎威公聲不絕乎耳

展轉相望○王鳳洲云傲色不絕於目而非三子者則無

本集八大於

策抑揚反覆在此數行

色不絕於目而非三子者則無

最善為之
南溪云一篇
主意在此一
段以下委曲
推叙此意耳

本集八大無
意字

南溪云矣乎
可決而不決
詞

本集八大於

作矣

本集八大冠
下無而字

賴山陽云以
上以天下之

賢與三小人
錯綜言之不

然則數語便
了

又云不可言
也一句結勁

拔之其東坡
所無

八大木集五
伯作五霸

以遂其欲彼其初之所以不用者驚人徒以有仲焉耳一

日無仲則三子者可以彈冠而相慶矣仲以為將死之言

可以繫威公之手足邪夫齊國不患有三子而患有無仲有

仲則三子者三匹夫耳不然天下豈少三子之徒哉雖威

公幸而聽仲誅此三人而其餘者仲能悉數而去之邪數

語嗚呼仲可謂不知本者矣因威公之問舉天下之賢

者以自代此是則仲雖死而齊國未為無仲也夫何患三

子者不言可也此是末此一段是代管仲為謀文章最

之時居管仲之位為管仲之事當如何處置五伯莫盛於

威文文公之才不過威公樓昉云到此意已竭其臣又皆

不及仲狐偃趙衰先靈公之虐文公不如孝公之寬厚威

子文公死諸侯不敢叛晉茅坤云引晉襲文公之餘威猶

得為諸侯之盟主百餘年何者其君雖不肖而尚有老成

人焉過得威公之薨也一敗塗地無惑也彼獨特一管仲

而仲則死矣夫天下未嘗無賢者又換蓋有有臣而無君

者矣威公在焉而曰天下不復有管仲者吾不信也東有

仲之書有記其將死論鮑叔賓胥無之為人如此是本以

矣且各疏其短此事見管子管子有疾朝公曰鮑叔之

八大及本集
無猶字明主
下有者字百
下有有字一
敗作一也

南溪云無惑
也不信也二

段漸定仲罪
處老泉本意

到此吐盡以
下以保證語

結束

賴山陽云臨終引一事為証來勢結是蘇氏家法南漢云一國以一人亡賢者不悲其身之死而憂其國之衰堯舜禹湯之智不過于此賴山陽云結句亦勁

人也好善而不能以國誡是其心以為是數子者皆不足以托國而又逆知其將死則其書誕謾不足信也吾觀史歟以不能進遠伯玉而退彌子瑕故有身後之諫蕭何且死舉曹參以自代詞不費而意自全大臣之用心固宜如此也茅坤云俱臨沒時進賢切証一國尾以一人興以一人亡賢者不悲其身之死而憂其國之衰故必復有賢者而後可以死彼管仲者何以死哉一句結○周之象云繳得精神甚有力如破竹勢一句緊一句茅鹿門評通篇只罪管仲不能臨沒薦賢起起伏伏光景無窮呂東萊評老蘇大率多是權書惟此文明白的當前亦可學後不可到此篇義理的當抑揚反覆及警策

多處

胡秋宇評威公本是桓公因避宋欽宗諱改桓為威然老泉死在靖康之前不應預知廟諱必傳寫者追改之耳又曰韓非子言管仲荐隰朋而桓公不能用也似未可濫罪仲矣沈德潛評仲勸公勿用三子後卒致亂人皆服其先見此獨責其不能舉賢自代翻進一層筆如老吏斷獄一字不可移易

高祖論

蘇老泉

賴山陽云挾數用術莽指搖目帶句形容其小是文家眩人心不可不知

漢高祖挾數用術抑中以制一時之利害不如陳平揣初也切度摩天下之勢舉指搖目以劫制項羽起不如張良抑微也無也此二人則天下不歸漢而高帝乃木強之人而止耳

伊藤東涯云知呂氏之禍而先削其黨是明于大也不知周勃之遺憂而以太尉屬之是暗于小也賴山陽云此段非其主意徒援引之以為後段証左南溪云揣摩他意駕空起見就無生有以虛為實組織鍛鍊作就

有力。○茅坤云此說未免太過，乃欲揚先抑耳。然天下已定，後世子孫之計，陳平張良之所不及，則高帝嘗先為之規畫處置。下字使夫後世之所為，曉然如目見其事而為之者，揚蓋高帝之智明於大而暗於小，至於此而後見也。論之冒頭。帝嘗語呂后曰：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必勃也。可令為太尉，方是時劉氏安矣。勃又將誰安邪？故吾之意曰：高帝之以太尉屬勃也，知有呂氏之禍也。此一問可見老泉讀書有眼力，作文有筆力，眾人讀漢書然後安劉必勃，可令為太尉二句，盡說高帝知勃重厚可當大事，誰能思量劉氏既安矣，勃又將誰安邪？高帝之以太尉屬勃也，知有呂氏之禍也，四句上雖其然，其不去呂后何也，勢不可蘇老泉學識未易及也。

一段說話，此是蘇家作論法。

八大本集作有武庚祿父者。

本集八大無諸將二字。

賴山陽云証了，然後入主意。

賴山陽云，嗚呼以下故，作緩勢，所謂恢恢乎游刃有餘地者。

古史三卷九卷

也。昔者武王沒，成王幼，而三監叛，帝意百歲後將相大臣及諸侯王，有如武庚祿父，而無有以制之也。獨計以為家有主母，而豪奴悍婢，不敢與弱子抗。呂氏佐帝定天下，為諸將大臣，素所畏服，獨此可以鎮壓。下字切其邪心以待嗣子之壯，故不去呂后者，為惠帝計也。又揣摩高帝不去呂后之意，作一段議論，皆足駕空憑虛，自出新意，無中生有，文法最高。○此一段如論之原題。呂后既不可去，故削其黨，以損其權，使雖有變而天下不搖，是故以樊噲之功。文有原委一旦遂欲斬之，而無疑，嗚呼！彼豈獨於噲轉得仁邪？且噲與帝偕起，拔城陷陣，功為不少。方亞夫喉項莊時。

按蘇走切謂使犬曰噬
本集大譙
下有讓宗

邱八大及本集作極傑作健於此下無者字呂后下有也字現毒作視董而已下有矣字八大呂氏作呂后
賴山陽云呂

微噲譙羽則漢之為漢未可知也。一旦人有惡噲欲滅戚氏者時噲出伐燕立命平勃即軍中斬之夫噲之罪未形也。惡之者誠為未必也。且高帝之不以一女子警斬天下之功臣亦明矣。彼其娶於呂氏。呂云接得緊亦說呂氏之族若產祿輩皆庸才不足。邱獨噲豪傑諸將所不能制。後世之患無大於此者矣。本以高帝病中命平勃斬噲事有奇論夫高帝之視呂后猶醫者之視毒也。譬新使其毒可以治病而不至於殺人而已。噲死則呂氏之毒將不至於殺人。呂東萊云一篇意至此方艷以虛為實高帝以為是足以

后之毒一句正喻渾融一篇最貴在此

死而無憂矣。彼平勃者遺其憂者也。噲之死於惠帝之六年天也。使之尚在則呂祿不可給。音實欺誑也太尉不得入此

賴山陽云說主意不再証一事為結

軍矣。此一段如或謂噲於高帝最親使之尚在未必與產祿叛夫韓信黥布盧綰皆南面稱孤而綰又最為親幸。然

及高祖之未崩也皆相繼以逆誅誰謂百歲之後推埋傳注殺人而埋屠狗之人見其親戚得為帝王而不欣然之或謂發冢從之邪。吾故曰彼平勃者遺其憂者也。此段論之結尾顧迴瀾云雖非當

賴山陽云吾故曰云一語首尾重提文氣不鬆
八大及本集
得為帝王得

漢成敗確論而行
文却自縱橫可愛
謝疊山評此論因高祖命平勃即軍中斬噲事有所見
遂作一段文字知有呂氏之禍而用周勃不去

字作乘勢二字

史記本彊少

文正義云其

質直掘強如

木石焉

揣摩江遂曰

揣人主之情

摩而述之其

意矣

李方叔評

呂后二事皆是窮思極慮刻骨作文非淺學既到必熟讀暗記方知其好

文字要駕空立意蘇允明春秋論揣摩以天子之權與魯之意作一段議論高祖論揣摩不去

呂后之意作一段議論當時夫子與高祖之意未必如此皆駕空自用新意文法最高熟之必

長於作論

樓迂齋評

此篇以高帝命平勃即軍中斬樊噲一事立一篇議論斬樊噲如一篇題目命周勃為太尉一事如論之原題高帝不去呂后者正為惠帝計斬樊噲可以去呂氏之黨制呂氏之變論之主

意也

高季迪評

人所壯噲者不過以其擁盾提劍脫戲下之急耳余竊以噲有可賢者初沛公入咸陽也見秦宮室帷帳寶貨婦女欲留之因噲諫遷中霸上此真有帝王施為氣象及高帝既老托疾絕群

闔漢考禁門

曰闔師古曰

官中門曰闔

闔

曾南豐評

老泉之文侈能使之約遠能使之近大能使之微小能使之著煩能不乱肆能不流作高祖論其雄壯俊偉若決江河而下也其輝光明白若引星辰而上也

茅鹿門評

愚謂高帝死而呂后獨任陳平未必不由不斬噲一著且噲不死其助祿產之叛亦未必觀其譙羽鴻門與排闥而諫噲亦似有氣岸而能守正者豈可以屠狗之雄而遽逆其詐哉蘇家父子兄弟往往以事後成敗

揆拾人得失類如此者

沈德潛評

搜安劉氏句之間見用呂氏以制強臣用周勃以制呂氏而以命斬樊噲一事為証此皆老泉深文蓋噲本義勇之士謂必助呂氏之逆以亂天下真莫須有之說也特其將無作有得獄吏

賴山陽云搜斬樊噲一事問而入之呂氏周勃等為

証也沈評顛倒矣

鍛鍊之法作論者不可不知

春秋論

蘇老泉

南溪云以賞罰是非位道公私與奪十字立說以權一字為斷作此一大文章意則恣肆磊嵬文則謹嚴華藻雖有強詞軋常理者亦多前儒未發之語須味思泉壘山東萊評語

賞。罰。者。天。下。之。公。也。是。非。者。一。人。之。私。也。位。之。所。在。則。聖。人。以。其。權。為。天。下。之。公。也。在。而。天。下。以。懲。以。勸。道。之。所。在。則。聖。人。以。其。權。為。一。人。之。私。也。在。而。天。下。以。榮。以。辱。以公私二字作主。○有。臺。閣。周。之。衰。也。立公案。起辨。位。不。在。夫。子。而。道。在。焉。位與道字又是對。夫。子。以。其。權。是。非。天。下。可。也。一句收。正意。而。春。秋。賞。人。之。功。自。此。赦。人。之。罪。二句。是賞。去人之族絕人之國貶人之爵。二句。是罪。諸。侯。而。或。書。其。名。大。夫。而。或。書。其。字。不。惟。其。法。惟。其。意。不。

賴山陽云論雄而語勁其雄可學其勁不可擬

徒曰此是此非而賞罰加焉則夫子固曰我可以賞罰人矣。設難賞罰人者。又立公案。生一辨。天子諸侯事也。胡思泉云。着他。辨難。着他。解釋。着。他。鑿。空。立。論。着。他。行。文。一。節。高。一。節。夫。子。病。天。下。之。諸。侯。大。夫。僭。天。子。諸。侯。之。事。而。作。春。秋。此說賞罰。又生一意。而。已。則。為。之。其。何。以。責。天。下。位。公。也。道。私。也。立公案。生一節。私。不。勝。公。則。道。不。勝。位。位。之。權。得。以。賞。罰。而。道。之。權。不。過。於。是。非。議論起。人眼目。道。在。我。矣。而。不。得。為。有。位。者。之。事。則。天。下。皆。曰。位。之。不。可。僭。也。如。此。不。然。天。下。其。誰。不。曰。道。在。我。則。是。道。者。到此總收。位之賊也。此。正為首辨。位。之。賊。也。此。各。詳上意。再難。起且不說出。曰。夫。子。豈。誠。賞。罰。之。邪。徒。曰。賞。罰。之。耳。庸。何。

傷。曰我非君也。非吏也。執塗之人的。此譬而告之曰某為

善。某為惡可也。此第二辨言賞罰繼之曰某為善吾賞之非真不得為病

其為惡吾誅之。則人不笑我者乎。夫子之賞罰何以異

此。第二解言賞罰繼之是真亦是魯然則何足以為夫子此

論辨似。何足以為春秋。難曰夫子之作春秋也。又以上句已究。

反後。非曰孔子之書也。方入本意救轉又非曰我作之也。賞罰之

權不得以自與也。自與則潛曰此魯之書也。說破魯作之也。到此

說與魯一篇。主意正在此有善而賞之曰魯賞之也。有惡而罰之曰魯

罰之也。二解。○一篇。何以知之。難曰夫子繫易謂之繫辭。主意在此段。

言孝謂之孝經皆自名之。則夫子私之也。而春秋者。一篇

在下。魯之所以名史。而夫子託焉。則夫子公之也。至此方

解。公之以魯史之名。而賞罰之權固在魯矣。春秋之賞罰。

自魯而及於天下。天子之權也。解魯之賞罰不出境。而以

天子之權與之。何也。難曰天子之權在周。夫子不得已而

以與魯也。武王之崩也。天子之位當在成王。而成王幼。周

公以為天下不可以無賞罰。就魯使周公事妙故不得已而攝天

子之位。說得以賞罰天下。以存周室。至此方盡說周之東

遷也。天子之權當在平王。平王昏亂。故夫子亦曰天下不

名下而字本集八大作則

本集八大地
下有者宗

賴山陽云有
周公之心然

可以無賞罰而魯周公之國也。居魯之地，宜如周公不得已而假天子之權，以賞罰天下，以尊周室。故以天子之權與之也。四解。言魯假天子之權，宜如何。然則假天子之權，宜如何。難曰：如齊桓晉文可也。五解。言假天子之權，天子欲魯如齊桓晉文而不遂，以天子之權與齊晉，此第六難言何也。六難。齊桓晉文陽為尊周而實欲富強其國，故夫子與其事而不與其心。總破。齊晉周公心存王室，全是無雖其子孫不能繼而夫子思周公而許其假天子之權，以賞罰天下，其意曰：有周公之心，而後可以行桓文之事。此其所以不與齊

後可以行桓
文之事，名言
名言

南溪云周公之法，議內而略外，漢士人歷千百年，此法未始當革。是所以後來為外夷所愛為之臣妾者，泉於當時的為此語何半眼孔。

晉而與魯也。六解。又生一段議論。言齊晉之心不可亂。夫子亦知魯君之才不足，以行周公之事矣。顧其心以為今之天下無周公，故至此是故以天子之權與其子孫，所以見思周公之意也。此一段真是論得痛快感動人。吾觀春秋之法皆周公之法，而又詳內而略外，此其意欲魯法周公之所為。且先自治而後治人也明矣。夫子嘆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而田恒弑其君，斷得倒。則沐浴而請討，說夫子以賞罰天子之權，有收。夫子固明以與魯矣。子貢之徒，餘不達夫。子之意，續經而書孔丘卒。慟嘆子貢之徒不達夫。夫子既

賴山陽云春秋論至此而止又以餘意作奇波

伊藤東涯云

註呂氏春秋吳越春秋誤矣此二書雖假春秋而只紀事實而非褒貶之休老泉所係指文中子續經之屬若泉史論曰後之人其

告老矣。大夫告老而卒不書而夫子獨書夫子作春秋以公天下而豈私一孔丘哉。嗚呼！夫子以為魯國之書而子貢之徒以為孔氏之書也。歟！此段最有精神亦見先得之意公私字是眼目遷固之史。餘波作有是非而無賞罰彼亦史臣之體宜爾也。結尾後之效孔子作春秋。呂氏春秋者吾惑焉。春秋有天子之權天下有君則春秋不當作天下無君則天子之權吾不知其誰與天下之人惡有如周公之後之可與者與之而不得其人則亂不與人而自與則僭不與人不與而無所與則散嗚呼後之春秋亂邪僭邪散邪

務希遷固實錄可也慎無若王通陸長源輩費費然

胡思泉評

此篇有六辨六解每辨中先立公案然後起辨解則隨辨而解之也既解完又起後辨既設後辨又起別解似毫丁解牛

冗且僭則善矣是也

陳磻洲評

位之權得以賞罰道之權不過是非夫子有其道無其位乃不徒是非而欲行賞罰焉所以於春秋春秋為魯史與魯以假天子之權也所以與魯者魯為周公之子孫如周公乃可假以天子之權也

謝疊山評

此文有法度有氣力有精神有光燄謹嚴而華藻者也讀得孟子熟方有此文章

呂東萊評

此篇須看首尾相應枝葉相生如引繩貫珠大抵一節未盡又生一節別人意多則雜惟此篇意多而不雜

姜鳳阿評

此論大意三段自賞罰至何足以為春秋一段言夫子作春秋以賞罰天下自夫子之作春秋

賴山陽云宋人評文字皆明清人異皆著實有益

至明以與魯矣一段言夫子託魯史而許魯假天子之權以尊周自子貢之徒至散耶一段言人不明夫子作春秋之意詞妙意到再不必破碎說之

唐荆川評只是事問答纏聯到底

茅鹿門評此文自謝枋得氏錄之以為名筆而世之學者遂相傳以為千年絕論予竊謂老蘇於論六經處並以強詞軋正理故往往支離旁午特其行文嫻娜百折似屬烟波耳

顧迴瀾評愚謂孔子非思周公而與魯以天子之權蓋當是時諸侯之國並各有史孔子魯大夫也故得以遍觀魯之史因其編年紀事之文而繫之以賞罪功罰之權以補王政之缺垂教萬世耳使孔子而晉大夫謂晉之乘可也

范增論

蘇東坡 宋蘇東坡

名軾字子瞻嘗謫黃州自号東坡居士歷官遷禮部尚書兼端明殿翰林侍讀兩学士後又連貶坐于常州有東坡集

南溪云此篇先舉事跡然後生議論此亦之格

早本集八大節奏作蚤

漢用陳平計間疎楚君臣項羽疑范增與漢有私稍奪其權叙范增去楚項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為之願賜骸骨歸卒伍歸未至彭城疽發背死假說此一段其蘇子曰增之去善矣不去羽必殺增獨恨其不早耳實入正說文字微露樓迂齋云不便說增舍去處且引詩易之語文勢不迫亦是為下面說增不知幾張本然則當以何事去增勸羽殺沛公羽不聽終以此失天下當於此去邪曰否增之欲殺沛公人臣之分也羽之不殺猶有君人

賴山陽云引
易詩極力
評即老
仲論有
知誅四凶
仲尼而知
少正卯兩
筆法蓋其
傳文訣也

之度也。增曷為以此去哉。易曰：知幾其神乎。應上不詩曰：
相彼雨雪，先集維霰。音線暴增之去。至此方當於羽殺卿
子冠軍時也。陳涉之得民也，以項燕扶蘇、項氏之興也，以
立楚懷王孫心而諸侯叛之也，以弒義帝。義帝命宗義為
冠軍，後為項羽所殺。陳涉初起兵，假楚將項燕、秦太子扶
蘇為名，二人已死矣。陳涉詐稱其尚在，感動人心。蘇、懷王
入秦無罪而死，楚人憐之。南公曰：楚雖三戶，秦必楚。范
增勸項梁求楚懷王孫名心者立為楚懷王。項羽陽尊懷
王為義帝，後陰使人弒之。且義帝之立，增為謀主矣。義帝之存亡，豈獨
為楚之盛衰，亦增之所與同禍福也。是誠未有義帝亡而增
獨能久存者也。呂東萊云：若無陳涉之得民六句，便接羽

南溪云：事物
必有脛胎
此發出論
常法
本集本下有
心字

高祖本紀懷
王以東義為
上將軍項羽
為次將范增
為末將北救
趙

義帝之立一段亦直了。惟有羽之殺卿子冠軍也。一篇是
此二段然後見曲折妙法。羽之殺卿子冠軍也。網領是
弒義帝之兆也。其弒義帝則疑增之本也。豈必待陳平哉。
物必先腐也，而後蟲生之。人必先疑也，而後讒入之。陳平
雖智，安能間無疑之主哉。又間此物必腐一句吾嘗論義
帝，天下之賢主也。亦是虛美應獨遣沛公入關，不遣項羽。
識卿子冠軍於稠人之中，而擢以為上將，不賢而能如是
乎。於人所不見羽既矯殺卿子冠軍，義帝必不能堪。非羽
弒帝，則帝殺羽，不待智者而後知也。增始勸項梁立義帝，
應疑增諸侯以此服從中道而弒之，非增之意也。夫豈獨

賴山陽云友羽殺卿子冠軍應當於羽殺卿子冠軍時也句以誅之去之二意代增計再再

非其意綴上不斷將必力爭而不聽也不用其言而弑其所立羽之疑增必自是始矣呂東萊云羽不殺宋義必不能破秦羽既破秦宋義必不罪羽羽弑義方羽殺卿子冠軍增與羽比肩而事義帝君帝自有在焉臣之分未定也為增計者力能誅羽則誅之不能則去之華力豈不毅然大丈夫也哉此一段最妙乃無增年已七十氣滿合則留不合則去不以此時明去就之分而欲依羽以成功名陋矣雖然增高帝之所畏也增不去項羽不亡嗚呼增亦人傑也哉結尾不取盡范增反許之為人傑正如韓文公爭臣論攻擊不遺餘力結句乃曰陽子將不得為善人乎如此方是公論若論斷人之過攻人之忠及人之善皆非老手

字故有得於風濤之勢也

謝疊山評此東坡海外文字句一字增減不得句句有法字字盡心後生熟讀暗記此篇義理融明音律諧和卜華作文必驚世絕俗此論最好處在方羽殺卿子冠軍時增與羽比肩事義帝一段當與疊錯論並觀

又評凡作史評斷古人是非得失存亡成敗如明官判斷大公安案須要說得人心服若只能折人亦非高手須要思量我若生此人之時居此人之位遇此人之事當如何應處當如何全身必自至當不易之說如奕然敗慕有勝慕慕有敗著得失在一著之間慕師傍觀必能覆慕說勝者亦可敗敗者亦可勝乃為良士東坡作史評皆得此說人不能知能知之者必長於作論

樓迂齋評項羽殺宋義便是要迫義帝殺義帝便是要去范增蓋宋義是義帝所愛義帝是范增所立三

點評正文章九卷三

三

人生死去就最相閑。凌推原得出筆力老健。無一個閑字。此東坡海外文字。故有老氣。

茅鹿門評

楚新破其勢莫危於鉅鹿之戰。宋義佩上將軍印。救趙戰時莫難於鉅鹿之戰。宋義佩上將軍印。救趙戰鉅鹿安危存亡。急在呼吸。此何等時也。乃頃刻四十六日不進。遺子相齊飲酒高會。不惜士卒而狗其私。義固可斬也。義不斬趙不救。趙不救而秦乘其危。則秦益強而益弊。故斬義不足以過羽。特羽非斬義之人。故萬世有遺議耳。至於范增名雖為義帝之臣。而其心實為羽用。嘗觀沛公西略地入關。乃義帝所命。而先入關者。又義帝之約。增何為而固欲殺之乎。觀其言曰。唉。豎子不足與謀。奪項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夫沛公義帝之手足也。剪義帝之手足而欲以天下歸項王。此其心何心哉。雖謂江中之弒增與謀焉。可也。謂羽之斬義。增之所贊成。亦可也。而子瞻以力能誅羽。則誅之不能。則去之余竊謂不得乎增之心。

東龜年云。鹿門之評。非評也。論也。論可謂的當矣。

潘蒼崖評

子瞻祖其家學。氣餒赫奕。人多慕之。要之自六經出。則源深而流長。人見其正大溫粹。不知其有本也。

呂雅山評

坡翁范增論。始皇論。是謫居瞻耳。時作詞修而意遠。皆深思極構之文。與少年制科論策不同。乃知此翁節義愈老愈堅。文章愈老愈精。

呂東萊評

這篇要着抑揚處。吾嘗論一段。前平平說來。忽轉換放開說。見得語新意屬。又見一伏一起處。

鼉錯論

蘇子瞻

天下之患。最不可為者。名為治平無事。而其實有不測之

憂。暗說景帝時諸侯強大。削亦叛。不削亦叛。○坐觀其變。此如破題。○唐荆川云。此論是一氣說下。

而不為之所。則恐至於不可救起。而強聲為之。則天下徂

南溪云。此篇先立冒頭。然後入事。格文勢一氣呵成。有破竹之勢。曰。此如破題。

魯也且夫發七國之難一旬頓挫覺紙上落筆有聲

高且夫發七國之難者誰乎已欲求其名安所逃其患以自將之至危與居守之至安已為難首擇其至安而遺天

子以其至危此忠臣義士所以憤怨而不平者也此一段

錯之罪至公至平錯聞之亦必心服○鄒道卿曰當此之東坡之文若量錯論以神氣為主不以字句為工

時雖無表盜錯亦未免于禍此自是實理何者已欲居守而使

人主自將以情而言天子固已難之矣而重違其議是以

表盜之說得行於其間使吳楚反錯以身任其危日夜淬

礪東向而待之使不至於累其君則天子將恃之以為無

恐雖有百盜可得而間哉此一段最妙乃是無中生有嗟夫

淬礪晉灼曰火入水曰淬礪磨也本集八大作百表盜

世之君子欲求非常之功則無務為自全之計使錯自將

而討吳楚未必無功此是高見遠識深謀至論○把自全

近乎緩惟前在日夜淬礪幾句有力雖縱而前後相應做文字要知此處惟其欲自固其身而

天子不悅奸臣得以乘其隙錯之所以自全者乃其所以

自禍歟結句最妙

謝疊山評此篇先立冒頭然後入事又是一格老於世故

不特文章之工也明于人情有憂深思遠之智有排難解紛之勇

林次崖評鼂錯之死古今嘆息然未有說出被殺之由者

東坡此論發前人所未發此等文章實天地間之不可少者

南溪云自古奸刑名者當路則令必繁苛法必峻酷終截于世故人情不禍其身則大擾國家斯文盡此

呂東萊評此篇前面引實事說景帝時雖名為治平有七國之變此体制好大槩作文要漸漸引入來

沈德潛評斷錯失策處眼光如炬然錯之所以得禍者在憎之者多而衆之所以憎錯者由輔導太子時純以刑名法術之學而不歸於正也蓋刑名之學本於商鞅古來未有能全其身者此根本有未善處不可不知

留侯論

一意反覆到底中間生枝生葉愈出愈奇

蘇東坡

古之所謂豪傑之士必有過人之節人情有所不能忍者

匹夫見辱拔劍而起挺身而鬪此不足為勇也能忍不能忍是一篇

天下有大勇者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此

其所挾持者甚大而其志甚遠也好句夫子房受書於圯

本集八大士下有者字南溪云此篇立冒頭起論一意到底格挺身挺引也引身而逃難也

上之老人也

黃石公秦隱君子也著素書六篇知秦之將亡漢之將興因以是書授張良為漢王師後

不知其其事甚怪當看漢書張良傳知此本末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

有隱君子者出而試之觀其所以微見其意者皆聖賢相

與警戒之義而世不察以為鬼物亦已過矣且其意不在

書空中當韓之亡秦之方盛也以刀鋸鼎鑊此言秦之峻酷待天

下之士其平居無事夷滅者不可勝數雖有賁育孟賁夏育皆古勇力

無所獲施夫持法太急者其鋒不可犯而其勢未可乘

子房不忍忿忿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於一擊之間唐荆川云

使子房見之亦當心眼當此之時子房之不死者其間不能容髮蓋

本集世下有人宗賴山陽云且其意不在書一句如龍首始現本集八大事作罪獲作復

南溪云左奇為常處文字却奇

本集八大亦
下有已字

南溪云千金
之子一段紆

徐波瀾
本集八大身

下有之字

本集八大上
下有之字

賴山陽云故
曰一句微露

機忽引二典
如龍身忽現

忽隱
南溪云鄭伯

忍最難忍
者引以示忍

之功
吳越春秋曰

懸膽於戶出
入堂之不絕

於口

賴山陽云秦
皇項籍二語

結上起下筆

亦危矣此時子房尚不能忍此事見子房傳得力士提鐵

怒大索天下千金之子不死於盜賊何者其身可愛而盜

賊之不足以死也子房以蓋世之才不為伊尹太公之謀

伊尹為阿衡而相湯伐桀而特出於荆軻聶政之計

以僥倖於不死持論筆力何此圯上老人所為激惜者也

是故倨傲鮮腆張良進履老人以足受之

彼其能有所忍也不以慢然後可以就大事故曰孺子可

教也此是老子隨履橋下命子房取履又命之納履與子

父正以折子房少年剛楚莊王伐鄭五伯之興始于莊王

遂窺周而問鄭伯肉袒牽羊以逆莊王曰其君能下人必

能信用其民矣遂舍之宜公十年勾踐之困於會稽而歸臣

妾於吳者三年而不勸句踐為吳所敗棲于會稽使大夫

乃苦心焦思置膽于坐即仰膽飲食且夫有報人之志

而不能下人者是匹夫之剛也又提前語夫老人者以為

子房才力有餘而憂其度量之不足故激折其少年剛銳之

氣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謀把忍意說得何則非有平生之

素纜意卒然相遇於草野之間暗說把而命以僕妾之役

暗說取油然而不怪者又空中此固秦皇之所不能驚而

履事

結上起下筆

結上起下筆

力振翻想見
坡公得意滿
志是全龍出
現處
本集八大項
上有而字

南漢云子房
忍之功用亦
至此全
賴山陽云引
大史公語翻
案生色一結

悠然画龍點
睛
魁梧漢書注
師古云梧者
言其可驚悟
今人讀為吾
非也

項籍之所不能怒也。觀夫高祖之所以勝，項籍之所以敗，者在能忍與不能忍之間而已矣。巨眼○呂東萊云萬項

籍唯不能忍，是以百戰百勝，而輕用其鋒。高祖忍之，養其

全鋒而待其弊，此子房教之也。能忍所以得天下此一段

議論當淮陰破齊而欲自王，証引高祖發怒，見於辭色。韓信

尤高當淮陰破齊而欲自王，証引高祖發怒，見於辭色。韓信

假王，漢王大怒，張良陳平躡漢王，由是觀之，猶有剛強不

能忍之氣，非子房其誰全之？証引太史公疑子房以為魁梧

奇偉，而其狀貌含能乃如婦人女子，不稱其志氣。又空中

嗚呼！此其所以為子房歟。

謝疊山評：主意謂子房本大勇之人，惟年少氣剛，不能涵

養忍耐，以就大功名，如用力士提鐵錘擊秦，始

皇之類，皆不能忍，老父之圯上始命之，取履納

履與之，期五更相會，數怒罵之，正所以折其不

能忍之氣，教之以能忍也。

王遊岩評：此文若斷若續，變幻不

羈，能盡文家操縱之妙。

姜鳳阿評：報秦忠勇，轟轟烈烈，天地間獨有一張椎耳，黃

石辟穀，赤帝斷蛇，皆當時謀士，假托為祥，坡公

獨必危其一椎之幾於

死，又指黃石為能教之

黃東發評：東坡之文，如長江大河，一寫千里，至其渾浩流

轉曲折變化之妙，則無復可以名狀。蓋能文之

士，莫之能尚也。而尤長于陳述敘

沈德潛評：太白於博浪沙擊秦許以知勇，此又翻出子房

之不能忍而老人教以能忍，議論正大，且其意

不在書一語空際掀翻
如海上潮來銀山蹴起

始皇論

蘇東坡

本集八大時
上有帝宗

秦始皇時趙高有罪蒙毅按之當死始皇赦而用之呂東萊云

南溪云此文
一篇兩段格

此篇頭使內外相形一句始皇本無此意作文字之法要說他後面不是故先張大以虛作實也長子扶

言秦所以亡
國者有兩大

蘇好直諫上怒使北監蒙恬兵於上郡始皇東遊會稽並

事件也

蒲浪海走瑯琊小子胡亥李斯蒙毅趙高從道病使蒙毅

本集八大亂
下有著字

禱山川未及還上崩李斯趙高矯詔立胡亥殺扶蘇蒙恬

蒙毅卒以亡秦蘇子曰始皇制天下輕重之勢使內外相

形以禁姦備亂可謂密矣蒙恬將三十萬人威震北方扶

賴山陽云欲
說他虧隱必

蘇監其軍而蒙毅侍帷幄為謀臣雖有大姦賊敢睥睨其

先說十分無
虧隱是文家

間哉不幸道病禱祀山川尚有人也而遣蒙毅故高斯得

逼出法

成其謀始皇之遣毅毅見始皇病太子未立而去左右皆

本集立作至

不可以言智林希元云此意最是人說不到○錢豐寰

特其本集八
大作時吾

然天之亡人國其禍敗必出於智之所不及聖人為天下

歸本

論不恃智以防亂恃其無致亂之道耳始皇致亂之道

得病原

在用趙高夫閹尹之禍如毒藥猛獸未有不裂肝

去其勢者

碎首也自有書契以來惟東漢呂強呂強仕桓靈二帝間

本集八大首
下有者字自

後唐張承業張承業唐僖宗時宦者仕二人號稱善良豈

下無有字

後唐莊宗五代史有傳

取本集八大
作徽

可望一二於千萬。以取必亡之禍哉。呂祖謙云：指出好的，說闕寺都好了，又

將二個好人來說破，○又說豈可望一，然世主皆甘心而

沉本集八大
作湛

不悔。如漢桓靈唐肅代，猶不足滅。怪始皇漢宣皆英主，此

高亦沉於趙高，恭顯之禍，彼自以為聰明人傑也。精神骨

奴僕薰腐之餘，何能為及？其亡國亂朝，乃與庸主不異。說

君與肅代，吾故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主。如始皇漢宣者，等一般

此正天將亡人國，其禍敗必出于智之所不及處。或曰：李

斯佐始皇定天下，不可謂不智。扶蘇親始皇子，秦人戴之

久矣。陳勝假其名，猶足以亂天下，而蒙恬持重兵在外，使

二人不即受誅而復請之，則斯高無遺類矣。以斯之智而

不慮此，何哉？蘇子曰：嗚呼！秦之失道，有自來矣。豈獨斯高

之罪？自商鞅變法，以殊死為經典，以參夷為常法。人臣狼

顧脅息，以得死為幸，何暇復請方？其法之行也，求無不得

禁，無不止。鞅自以為軼堯舜而駕湯武矣。及其出亡而無

所舍，然後知為法之弊。夫獨鞅悔之，秦亦悔之矣。形容商

刻秦法之酷，荆軻之變，持兵者熟視始皇環柱而走，而莫

之救者，以法重故也。上面叙商鞅之變法，始李斯之立

胡亥不復忌二人者，知威令之素行而臣子不敢復請也。

賴山陽云：此
商鞅暗指荆

軼徒結切過
也，駕凌也。

賴山陽云：豈
獨鞅悔秦亦

悔之矣。是坡
翁常調以此

句為過度處
語氣浮誇

黑言正文章車範 卷三

本集無下敢
賴山陽云豈
料其偽哉一
句小繳引周
公為遊行熱

本集而作然
本集八大作
不以彼易此

商君傳今既
具未布恐民

答前二人之不敢復請亦知始皇之驚悍而不可回也又

段問新意及覆豈料其偽也哉周公曰平易近民民必歸之周

語魯孔子曰有一言而可終身行之其恕矣乎孔子語衛

世家孔子曰有一言而可終身行之其恕矣乎孔子語衛

夫以忠恕為心而以平易為政則上易知而下易達雖有

賣國之姦無所投其隙倉卒之變無自發焉而其令行禁

止蓋有不及商鞅者矣而聖人終不以此易彼東有九〇蘇東坡作

史評必有一段說萬世不可磨滅之理使吾身生其人之

時居其人之位遇其人之事當如何處置此作論妙法從

老泉傳來令人作場屋之論當以此為法凡議論好事須

要一段反說凡議論不好事須要一段正說文勢亦圓活

義理亦精微意味亦悠長鞅立信於徙木立威於棄灰刑其親戚師傳

無惻容積威信之極以至始皇再說商鞅見得非平易忠恕秦人視其

君如雷電鬼神不可測識古者公族有罪三宥而後致刑

今至使人矯殺其太子而不忌太子亦不敢請意上則威

信之過也夫以法毒天下者未有不反中其身及其子孫

皆是至漢武始皇皆果於殺者也顧孫云以法毒天下三

暴扶蘇見殺下含漢武果殺戾太子反句乃上粘商鞅始皇嚴

仁則寧死而不請如戾太子之悍則寧反而不訴知訴之

必不察也戾太子豈欲反者哉計出於無聊也此可為故

為一君之子者有死與反而已李斯之智益足以知扶蘇

字賴山陽云東

坡少時之文有過流宕而多勁拔者至海外文字如徒鶴擊空者氣橫秋

之必不反也答前段吾又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主之果

於殺者呂東萊云不特文勢雄健議論亦至當

謝疊山評

此論主意有兩說斯高矯詔立胡亥殺扶蘇蒙恬蒙毅其禍不在於蒙毅之去左右而在于始皇之用趙高後世人主用宦官者當以為戒一說李斯趙高敢於矯詔殺扶蘇蒙恬而不憂二人之復請者其禍不在於斯高之亂而在于商鞅之變法始皇之好殺後世人主之果於殺者當以為戒前一段說始皇罪在用趙高附入漢宣任恭顯事後一段說始皇之果於殺其禍反及其子孫附入漢武後戾太子事此文法尤妙

洪容齋評秦之亡起於扶蘇之死此論歸咎秦嚴法固是但父子之親加以蒙恬擁重兵至斂手就戮而不一請豈非天欲亡人國其禍敗必出於智之所不及欤然其論秦人峻法可為永鑒云

沈德潛評文兩大段看前一段說秦之亂在用趙高後一段說扶蘇蒙恬之不取請在於商鞅變法後之積威前一段中搭入漢宣後一段中搭入漢武而兩大段只是一事仍只作一段看去

王者不治夷狄論

蘇東坡

夷狄冒不可以中國之治治也譬若禽獸然求其大治必至於大亂句有先王知其然是故以不治治之治之以不治者乃所以濼治之也春秋書公會戎於潛公羊隱公二年經何休曰王者不治夷狄原錄戎來者不拒去者不追也此是

夫天下之至嚴而用法之至詳者莫如春秋凡春秋之書公書侯書字書名其君得為諸侯其臣得為大夫者舉皆

本集八大作莫過於春秋

八大州作周字

南溪云問架散說皆激波瀾法

本集八大無齊晉二字皆作獨字

齊晉也。不然則齊晉之與國也。問其書州書國書氏書人

其君不得為諸侯。其臣不得為大夫者。乃本源處舉皆秦楚也。

不然則秦楚之與國也。散說若不如。此散說即無夫齊晉氣此等皆是故散錯處。

之君所以治其國家擁衛天子而愛養百姓者。豈能盡如

古法哉。蓋亦出於詐力而參之以仁義。是齊晉亦未能純

為中國也。此二段說得中國所以不與夷狄處。秦楚者亦非皆貪冒無恥肆

行而不顧也。此一段揭齊晉秦楚四國事言此。蓋亦有秉又覆三段如層密疊嶂筆力太高。

道行義之君焉。是秦楚亦未至於純為夷狄也。再說起齊晉

之君不能純為中國。而春秋之所與者常在焉。有善則汲

汲好下字而書之。惟恐其不得聞於後世。有過則多方而開

赦之。惟恐其不得為君子。秦楚之君未至於純為夷狄。而

春秋之所不與者常在焉。有善則累而後進。有惡則略而

不錄。以為不足錄也。是非獨私於齊晉而疾於秦楚也。有鎖

力。見所以以見中國之不可以一日背而夷狄之不可

以一日嚮也。其不純者足以寄其褒貶。則其純者可知矣。

此二句應上純不純字幹下意。此數句聯合前後有千鈞之力。真是鍊組子。故曰天下之至嚴

而用法之至詳者莫如春秋。此是原題夫戎者入題戎豈特如

秦楚之流入於戎狄而已哉。然而春秋書之曰公會戎於

本集八大足上無不字南溪云脈絡貫通前後議論溢出此語一篇骨髓處

潛公無所貶而戎為可會是獨何歟夫戎之不能以會禮
 會公亦明矣此學者之所以濛疑而求其說也故曰王者
 不治夷狄錄戎來者不拒去者不追也夫以戎之不可以
 化誨懷服也講彼其不悍然執兵以與我從事於邊鄙固
 亦幸矣彼自中國說入夷狄此自夷狄又況知有所謂會
 者而欲行之是豈不足以濛嘉其意乎不然將濛責其禮
 彼將有所不堪而發其暴怒則其禍大矣仲尼濛憂之故
 因其來而書之以會曰若是足矣是將以不治濛治之也
 此是由是觀之春秋之疾戎狄者非疾純戎狄也疾夫以
 講題本集八大暴固亦本集八大作則已悍強狠也南溪云再本引証語結上下起多少辨解終萃仲尼斷之筆力極高本集八大暴作憤

南溪云結尾
兩句重於九

中國而流入於戎狄者也此是結尾

謝疊山評此是東坡應制科程文六論中之一有冒頭有

呂東萊評原題有講題有結尾當熟讀暗記始知其巧體統好前面閑說長後面正說甚短讀之全不

覺長短說他好然後中間出入意蓋後面一句轉一句故也大凡講題先

陳磻洲評此篇前面且說春秋尊中國賤夷狄以疑本題

却方折入本意議論出入意表乃筆力高處讀
至末後兩句解釋盡矣邵氏後錄云東坡中制
科王荆公曰全類戰國文章故荆公後修英宗
實錄謂子瞻有戰國縱
橫之學此論可見矣

荀卿論

蘇東坡

嘗讀孔子世家觀其言語文章循循然莫不有規矩以孔子作

賴山陽云東
坡作孟荀思
子韓非等論

蓋一時構思連成者其筆法語意大概相類而變化可見諸論皆以孔子起蓋先立規矩準繩然後下剪伐曲禮言必則古昔統先王

本集八大云下有爾字

不敢放言高論一篇言必稱先王然後知聖人 憂天下之濊也此未必不 茫乎不知其畔岸而非遠也浩乎不知其津涯下得句 而非濊也其所言者匹夫匹婦之所共知而所行者聖人有所不能盡也茅坤云拓去陳腐全是新語 嗚呼是亦足矣使後世有能盡吾說者雖為聖人無難而不能者不失為寡過而已矣過接處好 子路之勇子貢之辨冉有之智此三者此段意思最好 皆天下之所謂難能而可貴者也然三子者每不為夫子之所說顏淵默然不見其所能若無以異於眾人者而夫子亟稱之且夫學聖人者豈必

論語陽貨篇禮曰玉帛云

其言之云哉亦觀其意之所嚮而已夫子以為後世必有

李斯傳從荀卿學帝王之術

不足行其說者矣必有竊其說而為不義者矣一篇主意在此二段

賴山陽云蘇氏每言其讀書次第以為立端蓋淵源史遷論贊

是故其言平易正直札露 而不敢為非常可喜之論要在於

又云自荀卿至李斯處只

不可易也本李斯形荀卿老 昔者嘗怪李斯事荀卿既而

一句忽紮紉

焚滅其書盡變古先聖王之法於其師之道不啻若寇讎

斯何半開闢

及今觀荀卿之書然後知李斯之所以事秦者提起此意而最高亦

此等處要文

是如皆出於荀卿而不足怪也荀卿者喜為異說而不讓

數行始說李

敢為高論而不顧者也其言愚人之所驚小人之所喜也

此等處要文

子思孟軻世之所謂賢人君子也荀卿獨曰亂天下者子

家離合之訣

思孟軻也。世與獨兩字下得極好見荀卿為異端處精神百倍天下之人如此其眾

也。仁人義士如此其多也。荀卿獨曰：人性惡，桀紂性也，堯

舜偽也。由是觀之，意其為人必也剛愎不遜，而自許太過。

彼李斯者，又接到又特甚者果茅鹿門云空中色相此今

夫小人之為不善，猶必有所顧忌，是以夏商之亡，桀紂之

殘暴，而先王之法，變禮樂刑政，猶未至於絕滅而不可考者。

策是桀紂猶有所存而不敢盡廢也彼李斯者獨能奮然

而不顧，焚燒夫子之六經，烹滅三代之諸侯，破壞周公之

井田。此三句斷李斯之罪大此亦必有所恃者矣。歸過荀卿其文中的

本集八大奮警下無然字

誠音部訶也訂也

本集八大而下有荀卿亦三字

三字

賴山陽云曲終奏雅文氣

悠然如川舒山開

一字不，彼見其師歷詆天下之賢人，以自是其愚，以為古

先聖王皆無足法者，不知荀卿特以快一時之論，而不自

知其禍之至於此也。其父殺人，報仇切，其子必且行劫，荀

卿明王道，述禮樂，而李斯以其學亂天下，其高談異論，有

以激之也。孔孟之論未嘗異也，而天下卒無有及者。又點

孔子無放言，苟天下無有及者，尾則尚安以求異為哉。

謝疊山評：孔子立言平易，正直而不敢為非常可喜之論，

故其道歷萬世而不可易。荀卿喜為異說，而不

讓，敢為高論，而不顧歷詆天下之賢聖，以自是。其愚，李斯學其師，無忌憚，有其於荀卿者，我

呂東萊評：此篇前說荀卿不好，後面略放一步，與他言

荀卿亦是箇賢者，大抵作文体式要如此頭使

東萊評此篇前說荀卿不好後面略放一步與他言

文

孔子後仍舊使孔子結又見文字不苟亦自相應

林次崖評

此論說李斯焚書坑儒出於荀卿最是實前人未發此等文字人間不可無

呂伯恭評

此篇前罵後略取綱目在不敢放言上面平說來雖是平說如有規矩一句亦有句法

朱晦庵評

子瞻文有氣骨故其文其非若枝葉上粉澤者

茅鹿門評

以其所傳攻其所蔽荀卿當漢服

總與殺字音義同殺也

王遵巖評

以異說高論四字立案總是以荀卿頂門一針而謂李斯焚書破壞先王之法皆出於荀卿此尤

是長公激文手段

儲同人評

太史公作孟荀合傳而韓文公上下千古亦以荀卿為聖人之徒與孟並稱是長公以前荀氏業有定論相沿數千百年忽欲翻案豈易措手却得李斯亂天下第一節壓倒他分勘合勘總之

歸罪於荀當是長公極得意文字

點註正文章軌範卷之三終

點註正文章軌範卷之四

宋 疊山榘枋得批撰

明 九我李廷機評訓

日本 南溪宮脇通赫 輯補

小心文

此集文章占得道理強以清明正大之心發英華果
銳之氣筆勢無敵光燄燭天學者熟之作經義作策
必擅大名於天下。

原道

韓文公

博愛首之謂仁五字行而宜之九字之謂義七字由是而之焉

賴山陽云起手學中庸

之謂道八字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十字句○開端四

又云首段是釋仁義道德名義非關老子也

章家巧處○茅坤云老子道可道非常道因老子有道德經故昌黎據此立論關之仁與義為定名

論語學而篇汎愛衆而親仁

道與德為虛位上句長此兩句短便頓挫成文故道有君子有小人看後

中庸義者宜也尊賢為大老子馬蹄篇毀道以為仁義聖人之過也

而德有凶有吉此所以謂之虛位老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見

老子馬蹄篇毀道以為仁義聖人之過也

者小也當看莊子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忙中著此一譬極妙

莊子

後亦彼以煦煦為仁子子為義煦煦小惠貌子子特出貌其小之也則

宜當看老莊之書

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

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

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也其所謂德也

以來混淆不明故先澄治之

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此一段斷盡聖人之道與老子之道不同處更以莊子胠篋馬蹄篇觀之

道衰孔子沒見異端之火于秦三字句○謂黃老子漢四字

句○謂尊佛于晉宋魏隋齊梁之間十字句其言道德

賴山陽云二

仁義者不入于楊則入于墨不入于墨則入于老不入于

老則入于佛入于彼必出于此孟子說歸儒今變歸字為入○文公去陳言自撰新

語只是把古人文章變化○呂雅山云入者主之出者奴

此處說人從異端波瀾奪目音節傾耳入者主之出者奴

入者道為奴附異端者必以聖人之學主異端者必以聖

東龜年云釋道安一教論引清淨法行經云佛道三弟子震且教化儒道菩薩彼稱孔丘光澤菩薩彼稱顏淵摩訶迦葉菩薩彼稱老子止觀第二若衆生無出世機根性薄弱不堪深化但授世業如孔丘姬且

聞仁義道德之說執從而聽之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呂東萊云說出人從異端之病源為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誕而自小也亦曰吾師亦嘗師之云爾不惟舉之於其口而又筆之於其書小噫後之人餘奇雖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其執從而求之甚矣人之好怪也不求其端不訊其末惟怪之欲聞重東古之為民者四今之為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妙妙想今之教者處其三緊洗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奈之何冷語民不窮且盜也好句法

制君臣定父子故敬上愛下世間大治考異諸本無下相字孟子滕文公篇驅蛇龍而放之菑書秦誓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賴山陽云三段闕考湮蔣本作壹梗與雙同

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聖人者立然後教之以相生相養之道此一段見得天地間不可無聖人之目道聖人之道有功千人非佛老可及為之君為之師以下三十一句凡十七個為之字句驅其蟲蛇禽獸而處之中土寒然後為之衣饑然後為之食木處而顛土處而病也然後為之宮室為之工以贍其器用為之賈以通其有無為之醫藥以濟其夭死為之壘埋祭祀以長其恩愛為之禮以次其先後為之樂以宣其湮鬱湮音壹古通用為之政以率其怠勸為之刑以鋤其強梗何洛文云贍通濟長次宣率鋤八字下得穩當不相欺也為之符璽斗斛權衡以信之相奪也為之

太史公自序
傳曰夏曰葛
衣冬日鹿裘

南溪按意者
心之應於事
物而役者也
其應於事物
而役者苟能
誠實固盡其
當然之妙理
以了得事事
物物所謂格
物致知所以
示誠意之功
夫者非別事
也蓋退之所
見亦如此故

不及于格物
致知
賴山陽云七
段繳還本意
說道德仁義
末尾言處老
佛之方為結
又云此段如
大將麾陣士
卒聚一處作
大文字者不
可不會此手
法

曰曷不為葛之之易也責饑之食者曰曷不為飲之之易也傳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

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格物致知亦是蓋國家天下許多事若非格物致知如何了得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誠意者將以有為也

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極言佛老之禍天下為二字復破上清淨寂滅四字孔子之作春秋也引証有力諸侯用夷禮則夷

之夷而進于中國則中國之傳春杞桓公來朝用夷禮故

曰子文十二年經杞伯來朝杜預註復仇宿舍夷禮經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

亡詩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胥而為夷也好句夫所謂先王之

教者何也此二轉妙夫所謂句轉得健收拾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于己無待於

外之謂德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商此三句短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此一句長其服麻

絲其居宮室此二句短其食粟米蔬菜魚肉此一句長其為道易明其為教易行也此一句合二句為一句○連下九箇其字變化六樣句法与前章為之字相應

賴山陽云先王之教者何也以下滔滔汨汨衝突而來忽以斯道也何道也一蹶然後說傳授大文字非此收拾不止

此是章法是故以之為己則順而祥以之為人則愛而公以之為心則和而平以之為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三句短排一句長鎖○上三句一樣句法第四句便變化十三字一句來此章法也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常郊焉而天神假字法廟焉而人鬼饗字法曰斯道也再提再收○茅坤云道何道也文有收拾曰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此兩句絕妙來如良馬下峻嶺如輕舟下長湍若無一句攔截佳便不成文章○蔣之翹云軻之死一句承上極有力一篇精神

賴山陽云韓公此篇自學庸取法來而雜以莊子應帝王此著書詔後之休也蔣本發作廢南溪云憤在異端氣勢排慕主張道義辭理壯闊自肺腑中溢也與古聖賢之

在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文有頓挫由周公而上上而為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而為臣故其說長完○程伊川云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沒聖人之道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其說本於此然則如之何而可也此一轉有萬鈞筆力不如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佛老之說不塞聖人之道不流佛老其人其法火其書法廬其居法明先王之道以道之此是獨廢疾者有養也此一句出禮運其亦庶乎其可也一篇皆大議力○結得似較而實健言有盡而意無窮○尹彥明云介甫謂退之正心誠意將以有為非是蓋介甫不知道也正心誠意便休却是釋氏也正心誠意乃所以將有為也非韓子不能至是

卷四

五

精神相契作就此一大文字以示天下後世者孔孟復出于世恐不過如是

石守道評孔子之易春秋自聖人以來未有也韓

吏部原道等篇自諸子以來未有也

教清江評昌黎原道一篇中間以數個古字令字一正一反錯綜震蕩翻出許多議論波瀾其學力筆力

足以凌厲千古而莫之與京

顧迴瀾評退之一生闢佛老在此篇然到底是說得老子而已一字不入佛氏域蓋退之元不知佛氏之

學故佛骨表亦只

林次崖評此篇推明仁義道德之說歷叙帝王左右生民之法終之古聖賢相傳之統其闢佛老與孟子

距揚墨同功其言模倣中庸首章孟子卒章乃垂世立教之文庶幾續貂四子非特以文論也

茅鹿門評闢佛老是退之一生命脉故此篇是退之集中一生命根其文源遠流洪最難鑿兼之筆下愛

化詭譎足以眩人若一下打破分明如時論中一冒一承六腹一尾

錢豐稷評原道一篇立言正大發先儒所未發唐書稱其與行闊深與孟軻楊雄相表裏而左右六經知

言裁乃宋儒輩多為指摘何欵余竊謂韓公崛起六經殘缺之後奮然獨悟一歸于正此其事

尤難而功甚大不當譽之濫也至其為文神詭萬狀出有人無震蕩天地則自孔孟後稱大文章矣

與孟尚書書孟尚書名簡字幾道德州平昌人性嗜

佛氏簡移書公因答此

潮僧大顛游人傳信奉韓文公

愈白行官自南迴過吉州得吾兄二十四日手書數番忻

悚兼至未審入秋來眠食何似伏惟萬福來示云有人傳

愈近少信奉釋氏此傳之者妄也潮州時有一老僧號大

顛頗聰明識道理遠地無可與語者故自山召諸州郭留

賴山陽云下傳之者妄也一句然後言其妄之由此

木集手書下有披讀二字

韓文公

辨解常法不
先下此句即
嗽嗽不獨文
字弱使讀書
不下了詩
又云引孔子
語然後入自
已議論意味
乃長下引詩
傳又同無此
文字便直
直則淺矣
皆川淇園云
上文無言殃
慶乃覺下聖
人之道四字
加陪光彩

十數日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為事物侵亂與之語雖
不盡解要自胸中無滯礙以為難得因與來往及祭神至
海上遂造其廬及來袁州留衣服為別乃人之情非崇信
其法求福田利益也此以下文有氣力有光燄孔子云立
之禱久矣凡君子行己立身自有法度聖賢事業具在方
冊可效可師仰不愧天俯不愧人內不愧心積善積惡殃
慶自各以其類至何有去聖人之道捨先王之法而從夷
狄之教以求福利也詩不云乎豈悌君子求福不回傳又
曰不為威惕不為利疚假令釋氏能與人為禍福非守

賴山陽云且
彼佛者果何
人哉一喝喚
醒醉夢人如
劍法中高揮
一刃眩倒敵
眼又云而信奉
之亦且惑矣
而字一轉便
結筆力恣甚
考異諸本無
下聖賢之道
不明六字

道君子之所懼也況萬萬無此理此明言佛不能為禍福且彼佛者
再喚果何人哉其行事類君子邪小人邪若君子也必不
妄加禍於守道之人如小人也其身已死其鬼不靈天地
神祇昭布森列非可誣也又肯令其鬼行曾臆作威福於
其間哉進退無所據而信奉之亦且惑矣此一段說佛必不能加禍守道
之人理強詞直且愈不助釋氏而排之者其亦有說孟子
有氣力有光燄云今天下不之揚則之墨揚墨交亂而聖賢之道不明聖
賢之道不明則三綱淪而九法斁音怒壞也禮樂崩而夷狄橫幾

何其不為禽獸也此一段先鋪張揚墨為禍于天下甚大可見孟子有功于天下後世為甚大

前漢惠帝始除挾書律

皆川淇園云而莫之禁四字甚妙蓋為孟子辭闢先取之地位考異諸本作

賢聖

考異諸本尊作貴伯作霸皆川淇園云不救不收尚帶莫之禁之餘勢賴山陽云其論孟子往復數次起筆不覺至此耳又云抑孟是實揚孟是虛竟歸於自揚筆力橫恣眼無一人

故曰能言距揚墨者皆聖人之徒也。揚子雲曰古者揚墨塞路。孟子辭而闕之。廓如也。夫揚墨行正道廢孟子欲反推且將數百年。以至於秦。卒滅先王之法。燒除經書。坑殺學士。天下遂大亂。及秦滅漢興。且百年。尚未知修明先王之道。其後始除挾書之律輕說。稍求亡書。招學士。經雖少。得尚皆殘缺。十亡二三。故學士多老死。新者不見。全書不能盡知。先王之事。各以所見為守。分離乖隔。不合不公。二帝三王。群聖人之道。於是大壞。後之學者無所尋逐。以至於今。泯泯也。其禍出於揚墨肆行。而莫之禁故也。倒收孟子雖

聖賢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此四句似作抑而賤之然賴其言而今之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尊王賤伯而已。此二句似作揚而張之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此四句又抑而賤之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言侏離矣。此一句又揚而張之○只此一句發明孟論語孔子說管仲。復化來。○沈德潛云。忽揚忽抑。忽抑忽揚。筆下有生龍虎氣。太史公後不多見此種文。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為功不在禹下者。為此也。此一隊發明揚之功。有抑張漢氏以來。此以下說此時群儒區區。修補百孔。千瘡。隨亂隨失。其危如一髮引千鈞。綿綿延延。寢以微滅。

分明說己能備道于已壞於於是時也而唱釋老於其間鼓

之後特言意含蓄回護不仁字最天下之衆而從之嗚呼其亦不仁甚矣釋老之

害過於楊墨韓愈之賢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於未亡

之前而韓愈乃欲全之於已壞之後嗚呼其亦不量其力

且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韓文公推尊孟子以為功

功不在孟子下此一段以孟子與己對說文勢抑揚雖然

使其道由愈而粗傳救雖滅死萬萬無限天地鬼神臨之

在上質之在傍語壯有又安得因一摧折自毀其道以從

於邪也籍湜輩雖屢指教張籍皇甫湜不知果能不叛去

長野豐山云
上數語悲憤
故忽雖然一
轉文意皆振
南溪云結句
吐盡自己形
情猶顧及藉
湜處有徬徨
嘆息意餘意
無限

又云昌黎深
見異端之害

憂憤之念鬱執于中者久否辱吾兄眷厚而不獲承命惟增慙懼死罪死罪愈再拜

疾至得孟書
蓄念愈激便

言盡其平生
所欲言者以

示心術行狀
如青天白日

長野豐山云
周末揚墨行

晉末老莊行
唐末佛教行

明末陸王行
皆天下治亂

之所係此豪
傑之士所以

謝疊山評聖賢立言與庸衆人異賤一人不必多言只一

一匡天下民到子令受其賜微管仲吾其破髮

左衽矣孟子學孔子者褒百里奚只三句相秦

而顯其君于天下可傳於後世不賢而能如是

乎韓文公學孔孟者也褒孟子初只二句然賴

其言而今學者尚知宗孔子崇仁義尊玉賤霸

而已終只兩句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言侏

離矣正與孔子褒管仲之語同歐陽公作蘇老

泉墓誌云眉山在西南數千里外父子一日穩

然名動京師而蘇氏之文

章遂擅天下亦得褒弊法

茅鹿門評翻復愛幻昌黎書當以此為第一古來書自司

蘇氏文集卷四

十一

憤歎而大息也。公此書尤見其學問氣魄。

朱晦菴評：公平生用力疲處，不離乎言語文字之間，而其中未見其卓然自立，是以一旦放逐，憔悴無聊之中，無復平日飲博過從之樂，方且鬱鬱不能自遣，而卒然見夫瘴海之濱，異端之學，乃有能以義理自勝，不為事物侵亂之人，與之語，雖不盡解，亦豈不足以蕩滌情累，而暫空其滯礙之懷乎？則其與之游，而稱譽者，自不必諱，而於公所謂不求其福，不畏其禍，不學其道者，初亦不相妨也。

錢豐寰評：上半篇辨己不信奉佛，下半篇明己平生喜闢佛，而未只以一句點入前意，絕妙。其中多妙境，當熟讀。

讀

樓迂齋評

出脫孟子，是自出脫，推尊孟子，亦是自推尊，文字抑揚格。

顧迴瀾評

昌黎平生轟轟烈烈，處盡在闢佛一節，此其所自負也。謂言有大而非誇，非此類乎？此作甚關係世道，又不但文字之工而已。

轟音蕘，群車聲也。

呂東萊評：此一篇須看他大開闔處。

上高宗封事

胡澹菴

宋胡澹菴

名銓，字邦衡，廬陵人。仕為編修官，自号澹菴。紹興八年，高宗自建康還，臨安秦檜相，議講和，自建炎以來，無歲不遣使，直願去尊号，奉其正朔。比于藩臣，金人不從，使者往多拘囚，後數南侵，不利。和議乃決，金使者來時，胡銓上疏，沮和議，乞斬王倫、秦檜、孫近三人。高宗怒，連貶。銓

謹按

王倫，本一狎邪小人，市井無賴。

此八字的當王倫出身本末，見王倫賣國。

之由。○王守仁云：起此二句，頃緣宰相無識，遂舉以使虜。是一篇綱目，乃誅心之法。

惟務詐誕，欺罔天聽，驟得美官，天下之人，切齒唾罵。今者無故誘致虜使，以詔諭江南為名，是欲臣妾我也。好句是。

南溪云：古人曰：文章貴氣，蓋氣雄偉，字字句句亦皆雄偉，可以作得一團雄偉文章也。澹菴此書不獨文

章雄偉字字有法句句稱規有變化有開闢能盡文家操縱之体又云夫天下者一節可泣鬼神不能惑高宗吁嗟宋徽宗重和元年女真阿骨打稱帝建國号曰大金皆川淇園云引喻妙南溪云挿入譬喻又進一

欲劉豫我也好句法○華力句法俱高劉豫臣事醜虜南面稱王自以為子孫帝王萬世不拔之業一旦豺狼改慮掉音卒持頭髮也而縛之父子為虜商鑿不遠而倫又欲陛下效之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陛下所居之位祖宗之位也奈何以祖宗之天下為犬戎之天下以祖宗之位為犬戎藩臣之位陛下下一屈膝則祖宗廟社之靈盡汙夷狄祖宗數百年之赤子盡為左衽朝廷宰執盡為陪臣天下士大夫皆當裂冠毀冕變為胡服異時豺狼無厭之求安知不加以無禮如劉豫也哉夫三尺童子至無知也此譬喻的巧指犬豕而使

為愈切愈勁資洽通鑑列豫景州人建炎戊申以濟南守降金金主循邦昌故事立豫為王國号大齊宋紹興七年金主以劉豫不能立國廢之南溪云天下後世一句一篇骨子又云非有此

之拜則佛然怒今醜虜則犬豕也堂堂天朝相率而拜犬豕曾童孺之所羞而陛下忍為之邪倫之議乃曰我一屈膝則梓宮可還太后可復淵聖欽宗可歸中原可得嗚呼自變故以來主和議者誰不以此陷陛下哉而卒無一驗是虜之情偽已可知矣是足以塞秦檜之望矣陛下尚不覺悟竭民膏血而不恤忘國大難而不報含垢忍耻舉天下而臣之甘心焉此直以義理斷不以利害論就令虜決可和盡如倫議天下後世謂陛下何如主况醜虜變詐百出而倫又以奸邪濟之文有頓挫○如此反覆意義始盡梓宮決不可還太后決不可復淵

六不可不得
下可為痛哭
一句

聖決不可歸中原決不可得而此膝一屈不可復伸國勢
陵夷不可復振到此始見不可可為痛哭流涕長大息也賈

又云欲言今日
難今日易感

策曰臣竊惟今之事勢可為痛哭者六向者陛下間關海道
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大息者六

可知是文家
逼出法

危如累卵當時尚不肯北面臣虜頓挫此以上國
言埋不可臣虜況今國

皆川淇園云
更提前事推

勢稍張諸將盛銳士卒思奮只如項者醜虜陸梁偽豫入
寇固嘗敗之于襄陽敗之于淮上敗之於渦口敗之於淮

言高宗初意
妙

陰較之前日蹈海之危已萬萬矣言今日可戰儻不得已
此是實言

漢書匈奴傳
匈奴父子同

而遂至於用兵則我豈遽出虜人下哉言不今無故而反
可和

穹廬而卧

臣之欲屈萬衆之尊下穹廬之拜三軍之士不戰而氣亦

皆川淇園云
屈膝之不可

索此以上言勢此魯仲連所以義不帝秦非惜夫帝秦之
不可臣虜

者已明論盡
之矣今內以

虛名惜夫天下大勢有所不可也今內而百官外而軍民

下又言與議
妙

萬口一談皆欲食倫之肉謗議洶洶陛下不聞正恐一旦

南溪云言王
倫賣國之罪

變作禍且不測此一節言臣切謂不斬王倫國之存亡未
生王倫之罪

本于秦檜而
後發託檜奸

可知也雖然倫不足道也秦檜以腹心大臣而為之陛下

筆有順序意
逼文不逼

有堯舜之資檜不能致陛下如唐虞而欲導陛下如石晉

一本不知下
有耶字

此插入秦檜罪案有見可謂讜論不避權奸不畧斧鉞
後晉高祖石敬瑭表稱臣於契丹借其兵遂滅後唐契丹
主立敬瑭為
帝國号晉

近者禮部侍郎曾開等引古誼以折之檜乃

厲聲曰侍郎知故事我獨不知則檜之遂非狠愎已自可

南溪云引証管仲斷定檜罪此老吏舞文法

晏子云不出於尊俎之間而知千里之外是晏子之謂也可謂折衝矣

見而乃建白令臺諫從臣僉議可否是乃畏天下議已而令臺諫從臣共分謗耳有識之士皆以為朝廷無人吁可惜哉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夫管仲霸者之佐耳尚能變左衽之區為衣冠之會秦檜大國之相也反驅衣冠之俗歸左衽之鄉則檜也不唯陛下之罪人實管仲之罪人矣此等說話真足以回高宗之心塞秦檜之口檜果不足責予獨惟夫高宗亦不覺悟可恨可惜孫近附會檜議遂得參知政事天下望治有如饑渴而近伴食中書漫不可否事檜曰虜可講和近亦曰可和檜曰天子當拜近亦曰當拜嗚呼參贊大政徒取充位如此有

皆川淇園云此文甚佳蓋以其心欲割切以盡事情無模擬之心故得之者尔

南溪云結尾有魯仲連屈原之遺風高氣衝突九天

謝疊山評肝膽忠義心術明白思慮深長讀其文想見其人真三代以上人物

如虜騎長驅尚能折衝禦侮邪此一節言臣竊謂秦檜孫近亦可斬也臣備員樞屬義不與檜等共戴天區區之心願斬三人頭竿之藁街藁街在長安城南門內舊有蠻夷邸若今之鴻臚館然後羈留虜使責以無禮徐興問罪之師則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不然臣有赴東海而死耳寧能處小朝廷求活邪

朱晦菴評胡澹菴此書可與日月爭光中興奏議此為第一

張南軒評廬陵胡公任樞密院編修上封事乃排和議乞斬秦檜孫近王倫不避斧鉞精忠足貫天地茅鹿門評侍郎胡澹菴諫書論理勢最激烈然理盡詞止而氣極不衰亦有卓然不可及者在

上田樞密書

田况字元均信都人仁宗至和中為樞密副使卒謚宣簡

蘇老泉

論語述而篇天生德於予

天之所以與我者一篇之骨在此一句說豈偶然哉天之所以附我者占

得地步高從論語中夫子言語變化來○通篇語氣悠揚婉轉○沈德潛云古人作文極筆起句一篇都從此出此

水之有源頭木之有本根昌黎後老泉時有之堯不得以與丹朱與字是舜不得

以與商均而瞽瞍不得奪諸舜與生奪○第三句發於其如此變化始有力

心出於其言見於其事確乎其不可易也聖人不得以與

人父不得奪諸其子於此見天之所以與我者應首不偶

然也即上堯不得與丹朱二句意而生夫其所以與我者

過必有以用我也見我知之不得行之不以告人言獨善

天固用之我實置之其名曰棄天沮溺自泉以求幸其言

敷叙自小便求用其道鋪張天之所以與我者何如而我

如此也其名曰褻天儀秦棄天之罪也褻天亦我之罪

也不棄不褻而人不我用不我用之罪也此言人不我用乃君相之罪

其名曰逆天然則棄天褻天者其責在我詞宏氣暢而意

能為者以塞好夫天之所以與我之意而求免夫天下

後世之譏在人者吾何知焉吾求免夫一身之責之不暇

賴山陽云此半簡勁處二子不能學也書雄辯戰國以來所無然上半篇議論不似古人書恐失體

八大夫道作夫責

文元年左傳謚之曰靈不瞑曰成乃瞑

賴山陽云何等雄恣讀之萬遍不厭其實盡已安命常話頭具反寫得如此有奇態可悟此腐為新法

何等而暇為人憂乎哉孔子孟軻之不遇老於道途而不
倦不慍不怍不沮者夫固知夫道之所在也衛靈魯哀齊
宣梁惠之徒不足相與以有為也我亦知之矣抑將盡吾
心焉耳吾心之不盡吾恐天下後世無以責夫衛靈魯哀
齊宣梁惠之徒着他轉折跌宕處○以靈哀諷由公應速天而彼亦將有以辭
其責也然則孔子孟軻之目將不瞑於地下矣夫聖人賢
人用心也固如此如此而生如此而死如此而貧賤如此
而富貴外而為天沉而為淵流而為川止而為山彼不預
吾事吾事畢矣切怪夫後之賢者婉曲不能自處其身也此

又云老蘇之文縱橫極矣而鍊句極古致是二子所不及也人震於東坡之名而不知其不及父處余為拈出之

段有饑寒困窮之不勝而號於人此是說韓文公嗚呼使吾誠死
於饑寒困窮邪則天下後世之責將必有在彼其身之責
不自任以為憂而我取而加之吾身不亦過乎此作文妙處○看他
轉今洵之不肖何敢自列於聖賢然其心亦有所甚不自
輕者本旨何則天下之學者孰不欲一蹴而造聖人之域然
及其不成也求一言之幾乎道而不可得也千金之子可
以貧人可以富人非天之所與雖以貧人富人之權求一
言之幾乎道不可得也鋪張偉麗天子之宰相可以生人可以
殺人非天之所與雖以生人殺人之權求一言之幾乎道

八大於吟於心於字皆作于案起作啓

賴山陽云兩次繳結總不費力而前詳後簡是文前後相讓法也八大有作心得

不可得也。此一段筆力尤高今洵用力於聖人賢人之術亦已久矣。其言語其文章雖不識其果可以有用於今而傳於後與否。言天有以與我故獨怪夫得之之不勞方其致思於心也若或起之得之心而書之紙也若或相之夫豈無一言之幾乎道者乎。千金之子天子之宰相求而不得者一旦在己故其心有以自負或者天其亦有以與我也曩者見執事於益州。當時之文淺狹可笑饑寒困窮亂其心而聲律記問又從而破壞其體不足觀也已。數年來退居山野自分永棄與世俗日疎濶得以大肆其力於文章詩人

賴山陽云數句言其得力處比之柳州蒼人書列舉六經諸史覺簡而有味

之優柔。騷人之清激。孟韓之溫醇。遷固之雄剛。孫吳之簡切。投之所向無不如意。嘗試以為董生得聖人之經。其失也流而為迂。鼂錯得聖人之權。其失也流而為詐。有二子之材而不流者。其惟賈生乎。分明以賈生自任惜乎今之世。愚未見其人也。作策二道曰審勢審敵。作書十篇曰權書洵有山田一項。非凶歲可以無饑力耕而節用亦足以自老不肖之身不足惜。而天之所與者不忍棄且不敢褻也。有收拾有關鎖執事之名滿天下。天下之士用與不用在執事。故敢以所謂策二道權書十篇為獻。平生之文遠不可多致。有洪

範論史論十篇。近以獻內翰歐陽公。度執事與之朝夕相

從議。天下之事則斯文也。其亦庶乎得陳於前矣。若夫言

之可用。與其身之可貴。與否者。執事事也。其有力。終上。執

事責也。於洵何有哉。責字有照。應有閔鎖。

林次崖評此書。本欲求知。却說士當自重。以孔孟立說。意

思甚高。人都不覺其自處。亦不少。文字有法度。有氣勢。有光燄。後生熟讀。不為小補。

沈德潛評。自盡其責。便是不敢棄天。發天。至逆天。與否。此

他人之責。不得而與也。本欲求人。却處處自占地步。此託於聖賢之理。而出以縱橫之術者。熟讀之不獨長光燄。并長志氣。

潮州韓文公廟碑

蘇東坡

南漢云昌黎

匹夫而為百世師。匹夫之微。卓然特出。一言而為天下法。

生於世道澆

滴異端。交攻之秋。開口必倡。孔孟之道。以存異端。機

筆必述詩書

之文。以救人。心不為利。回不為害。昧死

生一意。以主

張之。故至今。人皆師法。莫不尊敬。東坡

作其碑文。起

頭。置此二句。豈為過德哉。又云。此篇東

頭置此二句

可誣也。自古及今。相傳皆為實事。不可以為誣妄。此孟子

豈為過德哉

數句承上起句。尤重。謂文公之生。必天生也。孟子

又云。此篇東

傳說。殷高宗之相。莊子。太宗師篇云。傳說得之。以相武丁。而有天下。秉東維。騎箕尾。而比于列星。古今不

又云。此篇東

其迹也。其迹而去也。必有其所。為謝云。起句健接。亦

其迹也。其迹而去也

其迹也。其迹而去也。必有其所。為謝云。起句健接。亦

其迹也。其迹而去也

其迹也。其迹而去也。必有其所。為謝云。起句健接。亦

其迹也。其迹而去也

其迹也。其迹而去也。必有其所。為謝云。起句健接。亦

其迹也。其迹而去也

其迹也。其迹而去也。必有其所。為謝云。起句健接。亦

坡碑文體最
有極致者與
前後亦登賦
同調

南溪云取孟
子養氣說來
摹擬昌黎氣
像筆力老健
援據的當

伊藤東涯云
此四句上二
句對說下二
句連說蓋星
辰河嶽各是
一物人与鬼
神一而二二
而一不可分
極故加一而
字連接上下
又各下則宗
讀者莫虛過

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舉孟養氣為說是氣也寓於尋常之中而

塞乎天地之間謂浩然之氣如此卒然遇之凡人卒然之間一則

王公失其貴王公雖貴而失其所晉楚失其富晉楚雖富

以為富不以為貴不敢驕矣良平失其智漢張良陳平雖智貴育失其勇孟

敢於矣失其智而不敢施儀秦失其辨戰國張儀蘇秦雖辨失其辨

其勇而不敢逞而不敢肆是孰使之然哉此等之事亦何以

復用四不字亦有力使之各有所以其必有不依形而立必有不依大體之不恃力而行不恃

之力而毅然以行者言文不待生而存不待造化之生

公事業是浩然之氣所發不隨死而亡者矣不隨聖賢之死而或亡其浩然之

先者英氣者矣呂云此四不字亦有力

謝云句法好故在天為星辰故外而在天則為在地為河嶽降

在地則為地之幽則為鬼神幽則為鬼神其在於幽則為鬼而明則復

為人生於至明之中則復為人而得萬此理之常無足怪

者今蓋理之當然古今之不可易無足怪者即所謂古

為廟祀今所傳不可誣者也自東漢以來儒以來道喪文弊大道日以亡喪

異端並起黃老於漢佛于晉宋齊歷唐貞觀開元之盛唐

太宗貞觀玄宗輔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如晦姚崇宋璟

不能救其文行之衰獨韓文公起布衣獨韓公三歲而孤

以上言唐文行之弊讀書談笑而麾之談笑而麾天下麾然從公順從于公

為文讀書談笑而麾之談笑而麾天下麾然從公順從于公

蘇東坡文體最
有極致者與
前後亦登賦
同調

蘇東坡文體最
有極致者與
前後亦登賦
同調

復歸于正。又再歸于正教。○樓迂齋云。褒文公只消此數句。蓋三百年於此矣。文

起八代之衰。愈贊云。貞元和間。愈以六經之文為諸儒倡。八代謂東漢魏晉宋齊梁陳隋是也。而

道濟天下之溺。其原道原性師說。數十篇。皆與衍宏濬與孟軻楊雄相表裏。障百川。迴狂瀾。所以

救濟人主之怒。憲宗遣使迎佛骨。入禁中。愈心之溺。上表極諫。帝大怒。貶愈潮州。而勇

奪三軍之師。鎮州亂。殺田弘正而立王廷湊。詔愈宣撫。衆皆危之。愈至對廷湊力折其黨。廷湊曰。今欲

廷湊何所為。愈曰。神策六軍之將如宇文翼比者。為不少。但朝廷顧大体。不可棄之。公久圍之。何也。廷湊曰。即出之。

愈曰。若尔。則無事矣。會元翼亦潰。此豈非參天地。關盛衰。圍而出。廷湊不敢追者。公之力也。

浩然而獨存者乎。此等所為。豈非浩然之氣。參于天地。而闕于國家盛衰者乎。蓋嘗論

天人之辨。蓋嘗論究。以謂人無所不至。所以智力勝。則無所不用。其至似難。而字轉上。

賴山陽云。讀至于此。見篇首二語實指韓公。

伊藤東涯云。前四句泛說智力体段。故不可對說。

不用而字。後六句貼文公身上。說能不能字上安頓。而字轉上。

謝云。句法好。故在天為星辰。故外而在天。則為在地為河嶽。降

河岳而流峙焉。幽則為鬼神。其在于幽。則為鬼。而明則復

為人。生於至明之中。則復為人。而得萬物之靈。鬼神之會。五行之秀者也。此理之常。無足怪

者。此蓋理之當然。古今之不可易。無足怪。怪者。即所謂古

為廟祀。自東漢以來。儒道喪文弊。大道日以亡。喪文章。日以靡弊。

異端並起。黃老於漢。佛于晉。宋齊梁魏隋之間。皆異端也。歷唐貞觀開元之盛。歷

太宗貞觀。玄宗輔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輔以房玄齡杜如晦。姚崇宋璟。

不能救。其文行之弊。獨韓文公起布衣。獨韓公三歲而孤。起布衣。常人自知。

讀書。談笑而麾之。談笑而麾。天下靡然從公。順從于公。

伊藤東涯云。此四句上二句對說。下二句連說。蓋星辰河嶽各是一物。人与鬼神一而不可分。故加一而字。連接上下。又各下則字。讀者莫虛過。

復歸于正。又再歸于正教。○樓迂齋。蓋三百年於此矣。文

起八代之衰。愈贊云貞元元和間愈以六經之文為諸而

道濟天下之溺。其原道原性師說等數十篇皆與衍宏濬

救濟人。忠犯人主之怒。憲宗遣使迎佛骨入禁中愈而勇

奪三軍之師。鎮州亂殺田弘正而立王廷湊詔愈宣撫衆

廷湊何所為愈曰神策六軍之將如李元翼比者為不少

但朝廷顧大体不可棄之公久圍之何也廷湊曰即出之

愈曰若尔則無事矣會元翼亦潰此豈非參天地關盛衰

圍而出廷湊不敢追者公之力也。蓋嘗論。蓋嘗論

浩然而獨存者乎。天地而闕于國家盛衰者乎。蓋嘗論

天人之辨。蓋嘗論。以謂人無所不至。所以智力勝則無

而字轉上。包。蓋嘗論。以謂人無所不至。所以智力勝則無

以勝。惟天不容偽。惟天理所在則不。智可以欺王公。私用

不能三層能。醜與五失字。而可以欺豚魚。汗躁之豚冥味之魚似可欺

四不字為呼。為吉蓋中心有一毫之欺非乎。力可以得天下。專用其力

應勢然三層。信之實者雖豚魚不可欺也。夫愚婦之心服。故公

皆倒能不能。當言不能能。之精誠。故文公之精誠。能開衡山之雲。愈有謁衡山南

則順矣然句。勢不得不如此。直逢秋雨。陰氣晦昧。無清風潛心默禱。若有應。豈非正

此。賴山陽云是。衡山之。而不能回憲宗人之惑。憲宗迎法門寺佛骨人禁

賴山陽云是。潮州廣自不。雲也。而。憲宗迎法門寺佛骨人禁

可欠公在潮。事跡故自衡。之惑不能回也。能馴鱷魚天之暴。鱷魚之狀龍身虎爪鱗

山鱷魚唐食。如箕芒刺成鉤。仍有膠黏多於水濱。潛伏人畜。近以尾擊

南海說至趙。之食如象之任真也。一生百卵及成形。則有為蛇為龜為

德又說潮人
事公然後入
新唐如引繩
貫珠

八大公之二
字作其字
本集所不上
無其字

蛟者甚靈。○愈眩潮州既至問民疾苦皆曰惡溪有鱷魚
為民害愈為文投溪水申祝之是夕暴風震雷起溪中數
日水盡涸西徙六十里而不能弭皇甫鏐李逢吉人之謗
自是潮無鱷魚之患

憲宗得愈潮州謝表頗感悔欲復用之皇甫鏐素忌愈真
即奏言愈終疎狂可且內移改袁州宰相李逢吉因臺參
之事使愈與李紳交聞遂罷愈能信於南海之民廟食
為兵部侍郎是不能止其謗也

百世能取信于南海之民立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於
朝廷之上公自觀察推官入仕貶陽山貶潮州移袁州蓋
或行軍蔡州或宣撫鎮州而在朝之日少也

公之所能者也蓋公之所能感動于彼者天
理之自然精誠足以契天耳其所不
能者人也其所以不能以言語口舌爭者皆人也所
謂人無所不至者公亦安能以勝之始潮人

未知學始潮州之人未有公命進士趙德為之師韓公潮
知學聖人之道者州請置

南溪云潮人
知崇祀昌
黎則不忘中
本不背乎恩
之意即是篤
於文行處

前太守本集

鄉校縣云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今此州戶萬有餘豈無庶
幾者邪刺史縣令躬為之師里閭後生無所從學耳趙
德秀才沈雅專靜頗通經史文章能知先王之學且排異
端而宗孔氏可以為師矣請攝海陽縣尉為術有專為當
州學皆有所師法而篤學以
督生徒自是潮之士皆篤於文行進于文章德行之美

延及齊民延及于平民
一併相齊者至于今號稱易治皆稱為易治之
民信乎孔子之言君子學道則愛人而小人學道則易使

也此論潮民
之好學潮人之事公也飲食必祭一飲一食必祭水
於公不忘本也

早疾疫凡有求必禱焉水溢旱乾疾病疫癘等事凡有求
此
此于公者必請禱于公之廟○此
論潮人思公以立廟意○謝疊山云此
數句合祭法見文公之廟非淫祠也而廟在刺史公堂
之後公之廟實在州
治公堂之後民以出入為艱民以州治威嚴
之地艱于出入前太

八代作前守

守欲請諸朝作新廟不果前太守欲請朝旨更立新廟而因循不決元祐五年

哲宗元祐五年庚午朝散郎王君滌來守是邦朝散郎姓王名滌者來守是邦凡所

以養士治民者一以公為師凡所以養士治民者皆以文公為師法而行之民既

悅服民以素美文公之舊政莫不悅服王公所以師法文公之政者則出令曰出令以諭民願

新公廟者聽有願作新公廟以民權趨之民久欲作新公廣以便出入至

是太守許其新創乃懼呼相率而趨稱其役卜地於州城之南七里勝地於城南七里

之間從人之欲也期年而廟成一周一年而廟成或曰公而決之於神也

去國萬里而謫于潮或言公去國萬里而謫于潮州不能一歲而歸僅七

潮是不及一歲而歸也沒而有知其不眷戀于潮也審矣使公之沒而其神有

本集八大潮下無也字

知則豈不曰吾生不能久留于潮沒豈能復念之乎不眷意于潮也從可知矣軾曰不然東坡設

或公之神在天下者公之生有自來沒有所為故如神之昧眇眇然在天下如水之

在地中無所往而不在也如水流在地中流行浸潤隨而

潮人獨信之深思之至潮州之人信于公者深思君蒿悽

愴禮記其氣發揚于上為昭明君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朱子曰昭明乃光景之氣也君蒿氣之感動

人者悽愴如漢書所謂神君至其風若或見之公之神若

颯然之意此皆言公之神可敬耳或見如在

其上也如在其左右譬如鑿井得泉而曰水專在是豈理

也哉譬如水無往不在而鑿井得泉者乃曰水專在井此

而公亦庶幾廟食于此亦豈專在乎此方哉此元豐元

中井履軒云水譬妙文尤妙過獎最大甚本集八大元年作七年

賴山陽云設問為一翻

跌振起全勢其實昭應篇

首浩氣塞天地精神貫融

結構匪密諸家評此文多

謂其漫無統紀未深考耳

又云公昔騎龍起得突亢

奇幻非坡翁誰能道出一

歌雖摹韓其飄逸清雄處

是印坡翁本色

年詔封公昌黎伯宋神宗元豐元年勅封故榜曰故榜其廟門云

昌黎伯韓文公之廟表其廟也潮人請書其事于石會盟

請東坡書文公之事迹勸之于石碑因為作詩以遺之使歌以祀公人為送

迎詩以遺于廟祀者使歌以祀公云其辭曰

公昔騎龍白雲鄉莊子乘彼白雲游于帝鄉謂公昔日

疊山云東坡平生作詩不經意意淺而味短獨此詩與

溫公神道碑表忠觀碑銘三詩奇絕皆刻意苦思之文

手扶雲漢分天章詩曰俾彼雲漢為章于天註曰天文

謂公之文乃天孫為織雲錦裳天孫織女也言天孫女

得之天生也象文之飄然乘風來帝旁公又飄飄然乘高風而下

來于下與濁世掃糝糠濁世糝糠喻佛老之邪亂吾道

佛老之害道猶拂糝糠耳言其闢異端也西遊咸池略扶桑咸池離騷飲余馬于

扶桑淮南子曰出暘谷浴于咸池拂于扶桑謂文公

西遊咸池日浴之地而略過于扶桑日拂之方蓋表其

道與日爭光也草木衣被昭回光文公之道光輝發越雖州木

而有光也明也追逐李杜參翱翔李白杜甫唐之詩士韓公詩

詩擅汗流籍湜走且僵張籍皇甫湜皆從韓公遊而不

其愧汗如流也走且僵謂退避其文辭之高滅沒倒景

不得望如大人賦實列缺之倒影服虔曰人在日月之

上下見日月之反從下照故其景倒作書詆佛譏君王

景讀為影

中并履軒云
韓公所長者
文今舍文而
稱諸何也或
曰碑文已稱
文故詩稱詩
以相濟也是
言似得之然
韓之詩豈足
參李杜哉况
與其文較輕
重猶紗燈之
於危鐘也
又云是詩未
見佳處先儒
稱贊不容于
口者何也若
今時賦影之

佛骨表謂佛本胡人，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宜入禁宮云云。乃貶潮州刺史，是欲佛譏君王也。要觀南海，窺衡湘。公被謫潮州，奔馳上道，終涉嶺海，水陸至潮之歷，舜九嶷弔英皇。山海經云：蒼梧之野，其中有九道里也。歷舜九嶷弔英皇。嶷山在零陵營道縣湘中，記曰：嶷似也，山有九峰，其形相似，故曰九嶷。堯以二女妻舜，長曰娥皇，次曰女英，從舜南狩，三苗道死，衡湘之間，文公歷行舜所巡之，祝融先驅，海若藏之。神曰祝融，離地，男女英娥皇之靈。祝融先驅，海若藏之。神曰祝融，離騷云：使湘靈鼓瑟兮，令海若舞馮夷，皆海神也。文公之涉嶺外海道，蓋祝融為先驅，前導而海若將率怪物以斂，蓋有道之約束，較鱷如驅羊，而羊則易遣。今文公人亦經由也。約束較鱷如驅羊，而羊則易遣。今文公一祭文約束較鱷，即日鈞天無人，帝悲傷。鈞天謂大鈞徙去，殆如驅羊群之易。鈞天無人，帝悲傷。鈞天謂大鈞之天無人，輔佐文公，歿于長謳吟下，招遣巫陽。巫陽巫慶四年，上帝為之感傷也。謳吟下，招遣巫陽。巫陽，祝之美名也。下，招者謂吟，爆音，牲，維卜，羞我觴。爆牲者，犛牛，郊此詩，招文公之魂，爆，僕牲，維卜，羞我觴。爆牲者，犛牛，郊以雞卜，李奇曰：持雞骨卜，如鼠卜，焉謂祭禮以爆牲於雞卜之薄，而羞進我之酒觴，抑以表誠非厚儀也。方餐荔丹與焦黃。文公羅池廟碑，荔子丹，今焦葉黃為迎人，以此祭文公亦如文公，公不少留我涕滂。涕滂悲而使人，柳人以此祭文公亦如文公，公不少留我涕滂。涕滂悲而之不少留于世，使潮人終被公之賜，我翩然被髮下大荒。文公詩：翩然被髮下大荒，被髮騎麒麟，公平時有此語矣。今願公翩然被髮下大荒，真漠而來，如公平時豪逸之氣象也。坡公用此最好，乃文公自已事文公在天之靈，其來享也必矣。謝疊山評後世熟讀此章文章下。華便有氣力有光彩。陳磻洲評：貶於朝而潮祀公為神，文公之生也，參天地，閱盛衰，故公死也是氣猶浩然，獨存於是，知公雖

狗不足論天
抵墓騷而累
句俗調相問
雜不可以為
賴山陽云文
澹泊故詩以
奇麗配之一
碑乃竟不索
莫
雞卜其法雞
一狗一生祝
願訖即殺狗
煮熟又祭獨
取雞兩眼骨
上自有孔裂
似人物形則
言不然則凶

名也。下，招者謂吟，爆音，牲，維卜，羞我觴。爆牲者，犛牛，郊此詩，招文公之魂，爆，僕牲，維卜，羞我觴。爆牲者，犛牛，郊以雞卜，李奇曰：持雞骨卜，如鼠卜，焉謂祭禮以爆牲於雞卜之薄，而羞進我之酒觴，抑以表誠非厚儀也。方餐荔丹與焦黃。文公羅池廟碑，荔子丹，今焦葉黃為迎人，以此祭文公亦如文公，公不少留我涕滂。涕滂悲而使人，柳人以此祭文公亦如文公，公不少留我涕滂。涕滂悲而之不少留于世，使潮人終被公之賜，我翩然被髮下大荒。文公詩：翩然被髮下大荒，被髮騎麒麟，公平時有此語矣。今願公翩然被髮下大荒，真漠而來，如公平時豪逸之氣象也。坡公用此最好，乃文公自已事文公在天之靈，其來享也必矣。謝疊山評後世熟讀此章文章下。華便有氣力有光彩。陳磻洲評：貶於朝而潮祀公為神，文公之生也，參天地，閱盛衰，故公死也是氣猶浩然，獨存於是，知公雖

今嶺南尚行此下法擊致也

洪容齋評

粗語于人而能與天貫通也

琴香穢濁也剽說文破刺也

劉夢得李習之皇甫持正李漢皆稱頌韓公之文各極其擊劉之語云高山無窮秦華削成人文無窮夫子誕生鸞鳳和鳴蜩蟬華音手持文柄高視寰海權衡低昂瞻我河在二十餘年聲名塞天習之云建武以還文卑質劣氣萎體弱剽剝不讓揆去其華得其本根包刈越羸並武同殷六經之文絕而復新學者有歸大憲于文皇甫云先生之作無圖無方去是歸公扶經之心執聖之權尚友作者披邪解翼以扶孔子存皇之極茹古涵今無有端涯鯨鯨春麗驚耀天下粟密踴眇章妥句適精能之至入神出天姬氏以來一人而已漢之語云詭然而蛟龍翔蔚然而虎鳳躍鏘然而韶鈞鳴日光玉潔周情孔思千態萬貌坐澤於道德仁義炳如也是四人者所謂推高文公可謂盡矣及東坡之碑一出而後眾說盡廢騎龍白雲之詩蹈厲奔越直到

安吐火切安也

禮記發揚蹈

厲注曰手足發揚蹈地而厲

黃東發評

雅頌所謂若捕龍蛇搏虎豹者不可得而約束大哉言乎

方三山評

韓文公廣碑非東坡不能為此非韓公不足以當此千古奇觀也韓文公排異端明大道正救人心之功隱而難言東坡欲張之故說二君四相不能扶僵起墜而文公以布衣能使人靡然從之見大功處是謂以顯明微

朱晦翁評

東坡作韓文公廟碑不能得一起頭起行百十遭忽得匹夫而為百世師兩句下面只如此掃去但人有才性者不可令讀東坡此等文有才性人便須收拾入規矩不然則蕩將去

茅鹿門評

予覽此文不是昌黎本色其前後議論多漫然然蘇長公生平氣格獨存故錄之

上范司諫書

范文正公初為右司諫

歐陽公

月日某官謹齋沐拜書司諫學士執事前月中得進奏吏

賴山陽云是歐公之爭臣

論也而無一處類韓者不如此何以為

歐公賴山陽云誠以一語一篇淵源

又云筆力道緊似勝爭臣論

報云自陳州召至闕拜司諫即欲為一書以賀多事倉卒

未能也司諫起不立起見七品官爾自小說於執事得之不為喜

而獨區區欲一賀者誠以諫官者起天下之得失一時之

公議繫焉此是一篇今世之官自九卿百執事自旁外至

一郡縣吏非無貴官大職可以行其道也然縣越其封郡

逾其境主一事關鎖處三句自外雖賢主長不得行以

其有守也結上吏部之官不得理兵部鴻臚之卿不得理

光祿以其有司也若天下之得失生民之利害社稷之大

計惟所見聞而不繫職司者獨宰相可行之諫官可言之

爾故士學古懷道者仕於時不得為宰相必為諫官諫官

雖卑與宰相等天子曰不可宰相曰可天子曰然宰相曰

不然此一段最是筋骨坐乎廟堂之上有精神與天子相可

否者宰相也天子曰是諫官曰非天子曰必行諫官曰必

不可行鋪叙立於殿陛之前與天子爭是非者諫官也宰相

尊行其道諫官卑行其言言行道亦行也呂東萊云總上

故以言行道亦行二段並說惟偏九卿百司郡縣之吏守一職者再說任

一職之責宰相諫官繫天下之事亦任天下之責然宰相

九卿而下失職者受責于有司諫官之失職也取譏於君

本集八大立下無於字八大陸作階

賴山陽云言行道亦行也

一句妙無此句主客不辨

又云言所以不可不駕之

意而所以不可不責在其

中又以夫七品官一節結上起下御御之妙不可思議

子到此放輕宰相獨歸重諫官有司之法行乎一時君子之譏著之簡冊而昭明垂之百世而不泯甚可懼也此一段意筆最高他人說大止于宰相今言不

如極妙夫七品之官立起頭任天下之責懼百世之譏以上提諫官

豈不重邪非材且賢者材賢二字起下過文不能為也之重以下特

議諫官之可懼近執事始被召於陳州洛之士大夫相與語曰我

識范君知其材也其來不為御史必為諫官及命下果然

有文則又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賢也他日聞有立天

子陛下直辭正色面諍廷論者非他人必范君也拜命以

來翹首企足竚乎有聞而卒未也此設士大夫屬望之語以諷其諫竊惑

之承上接豈洛之士大夫婉曲能料于前而不能料於後也

將執事有待而為也此句探其意而非之昔韓退之作爭臣論以譏

陽城不能極諫應有卒以諫顯人皆謂城之不諫蓋有待

而然應在下退之不識其意而妄譏修獨以為不然此段說破骨髓

精神此破其有待之意當退之作論時城為諫議大夫已

五年後又二年始廷論陸贄及沮裴延齡作相欲裂其麻

纒兩事耳呼起下當德宗時可謂多事矣授受失宜叛將

強臣羅列天下又多猜忌進任小人於此之時豈無一事

可言而須七年耶論陽城事最切不惟說當時之事豈無

賴山陽云老泉所謂急言竭論而紆餘委備不窮者正指是輩也

麻白麻紙黃麻紙

賴山陽云一段專論陽城而已無此幾句不歸到范司諫也

急於沮延齡論陸贄兩事耶此一句實說收前二小節謂宜朝拜官而
夕奏疏也幸而城為諫官七年適遇延齡陸贄事一諫而
罷以塞其責向使止五年六年而遂遷司業是終無一言
而去也此一段應陽城居位七年何所取哉茅坤云雄辨今之居官者率
三歲而一遷或一二歲甚者半歲而遷也下語此又非可
以待乎七年也今天子躬親庶政餘意化理清明雖為無事
回護不傷然自千里詔執事而拜是官者有意豈不欲
聞正議而樂讜言乎此一段言雖非德宗之多事亦當言也然今未聞有所
言說使天下知朝廷有正士而彰吾君有納諫之明也此自

東龜年云此數句從柳州與昌黎論史書來

以下皆餘意翻得盡夫布衣韋帶之士窮居草茅坐誦書史常恨不見用層層引難及用也又曰彼非我職不敢言或曰我位猶卑不得言得言矣又曰我有待是終無一人言也極有可不惜哉此一段合人情范公見之必感動伏惟執事思天子所以見用之意懼君子百世之譏一陳昌言以塞重望總前來結束四句收拾所謂一言有萬鈞之力且解洛士大夫之惑尾則幸甚幸甚
謝疊山評歐陽公文章為一代宗師然藏鋒斂鐔韜光沈馨不如韓文公之奇奇怪怪可喜可愕學韓不成亦不庸腐學歐不成必無精采獨上范司諫書朋黨春秋縱囚論氣健光皎長少年熟讀可以發才氣可以生議論

闕冗猥賤也

朱晦菴評

歐公上司諫書其中却印美麗有好處有不可及處却不是闕冗無意思蘇老泉上歐公書云執事之文紆徐委備往復百折而條達疏暢無所間斷氣盡語極急言竭論而容與簡易無艱難勞苦之態此三者皆斷然自為一家之文也

吳處厚評

永叔文其原實出于韓但得法後更加變態古人之文有專學一家者有參取諸家者有自出己為者永叔雖學韓柳而博采古今更自拔出手機掃故能曲盡其妙成就一家之作令後來人無復措手也

呂東萊評

永叔此書大率平正有眼目筋骨須着他前後貫穿錯綜抑揚處筆意最高他人說不到

茅鹿門評

疊山云當與韓文公爭臣論並觀以予評之較勝於爭臣論

點註正文章軌範卷之四 終

東龜年云此

書劣於爭臣

論遠矣余嘗

疑鹿門評亦

復書賈之所

擬也今闕入

大家有鹿門

此評

